



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社会工厂”现场 北京商报记者 周晓/摄

当代艺术与大众的对峙亟待破局

周晓

到了年末的最后一期,总试图总结盘点一年内艺术圈内的各种点滴,其实每一年行业内都不乏各种事件与层出不穷的个展、联展、群展、双年展、三年展,而且一年比一年丰富,每个从业者心中也都有他们心中的TOP 5或者TOP 10。而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其影响力朝周边领域的辐射,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只是作为小圈子内的一分子,享受各种自娱自乐的幸福感。在我们关注艺术创作、展览和艺术家的同时,来自公众的反馈是无法忽视的,随着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自然会投入更多的目光到当代艺术,这个最能体现当下现实生活的艺术领域,那么当代艺术在公众中的接受度和理解程度便成为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重要话题。

当代艺术在大众类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内容多是诸如某作品拍场以过亿金额成交,价值不菲的当代艺术作品被博物馆清洁工当做垃圾丢了,某知名艺术家的类似一张什么都没画的作品却卖出了天价,

还有各种在公共场合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面对这类信息的轰炸,不少人对当代艺术有了“妖魔化”的印象,但随着这类消息的频频出现,也会有人对其背后的缘由好奇。当代艺术对于社会大众层面的输出当然远远不仅于此,各种艺术形式在现今一再被强调的“当代性”也绝非表面上貌似“哗众取宠”那么简单。

但眼前的问题是,如果不对当代艺术进行学术性的阐释,也没有它来龙去脉上下文的交代,仅仅以一种艺术形态呈现在任意观众的面前,那么公众能做出多大程度的参与,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可能多数对艺术有某种情结的人的趣味还停留在对一幅优美画作的欣赏层面,殊不知,当代艺术的定位早已与审美没有太多关系,作品形式与视觉的要素这些观众们比较容易切入理解的方面,早已不是当代艺术所强调的要点。有人说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就是被阐释,艺术家的阐释、评论家的阐释,早已不是人们常识中的被观看、被

欣赏。视觉上的感知在专业评论人眼中似乎早已成为了浅层次的浮光掠影。

对此,观众是无辜又是无力的,每个试图了解当代艺术的观众都在调整自己的欣赏节奏来试图拉近距离,不想自己要追上的却是当代艺术国际化的节奏。在各种国际范儿的双年展现场已经能见到大量自己掏钱买门票为其买单的观众,而要为极度个人化、概念化、文献化甚至哲学化的作品的理解买单,只能从观众克制而又抑不住的茫然表情上找到答案。

艺术家、策展人、观众这些人里面到底谁出了问题?对于这种局面可能有太多人忍不住要发问。艺术家专注自己的创作表达,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只为自己有个交代,作品能不能被看懂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而艺术家这种极度个人化的创作在观众那里能获得多少回应则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没有一个人需要无条件地为另一个人的情怀买单。那么问题落在了策展人这里,一个策展人决定要策划一个怎样

的展览,是否要对当地人群的知识水平和感知能力有所了解,选择易于焕发共鸣的作品将一个展览做出最大的影响力?但和艺术家相比,普通观众明显滞后的欣赏力和兴趣点可能也无法让每个策展人陪伴他们等候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回望以前出现的种种带有先锋、前卫字眼的艺术形式,是否在时隔多年以后真正变成了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可消费的文化内容?如果先锋、前卫自出现之时便成为了永久的先锋和前卫,那么它的意义何在,更不用说如今各种“当代”字眼的艺术形式。作为2014“当代艺术年度”岁末的有感而发和作为多数大众类艺术媒体的长期困惑,本期中国当代艺术周刊年终策划邀请了几位圈内的资深媒体同仁来共同讨论,她们是:《SCOPE 艺术客》杂志编辑部主任顾博,《Hi艺术》杂志执行主编罗颖,《艺术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严冰,感谢她们以非匿名的形式接受采访。

(详细报道见C2版)